[【果陀】抓住飞鸟 1](https://lluo9837.lofter.com/post/3109bcee_2b8543b31)

【第一封信】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致教堂广场上喂鸽子的你：**

    您好，

    我叫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。我猜你还记得我，因为我们刚见过面不久，在上周日的清晨，我在涅瓦大街上迷了路，忘了回教堂的方向，正好瞧见了您从裁缝铺出来，怀抱着崭新的高筒礼帽，从马路对面走来——脚步轻快极了，您当时看起来真的十分愉悦，而这份愉悦在您不知道的时候传染到了我身上——希望这样的说法不会让您觉得很奇怪，但我当时确实不再那么焦虑于寻找回教堂的方向了。十分感谢您朝我露出的笑容，向我伸手打招呼，哪怕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，我记得您的名字，尼古莱，您说您每天都会来涅瓦大街，尤其喜欢去喀山教堂的广场，正好这回拿到了新的帽子，正要往那走。

    感谢上帝，居然真有如此奇妙的巧合，让我遇见了您。可惜那日我太匆忙，没能带你一起进教堂玩——主教知道我迷路了以后生气极了，我为此被罚跪读了两小时的圣经。主教为了让我不再迷路，便减少了让我出门替他办事的次数，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教堂里，祷告和读书。昨天我半夜又发了低烧——我身体一直都很不好，每年都要生好几次病，主教说如果不是我在教堂，得到上帝仁慈的保护，或许我根本活不到十二岁。在这些生病卧床的日子里，我每天清晨都能听见鸟儿的叫声，我喜欢教堂的窗户，也喜欢从窗户里看广场上的人。我看见您了，每天都来——广场上的鸽子都认识您！它们比一周前可胖了不少，一定是您喂太多了，这可不是好事，鸽子吃太多可就飞不动了。

    我拜托娜塔莎将信给你，她是一位非常友善和蔼的修女，她教唱诗班的孩子们念书，包括我——您一定会喜欢她的，我会拜托她给你带面包和新的衣裳。请和我做朋友吧，做笔友，如果您愿意，就在回信的时候带给我一根你最喜欢的那只鸽子的羽毛，跟我说说教堂外面的新鲜事儿吧。

    期待您的回信。

**涅瓦大街上迷路的，**

**费奥多尔**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亲爱的费佳**（请允许我这样叫你）：

    嗨！是我，尼古莱！尼古莱·瓦西里耶维奇·果戈里。

    你消失了好多天，原来是生病了，我还以为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感谢上帝，收到你的信真是太好了！希望你快点好起来！那位修女给我你的信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要我当送信的，把信给别人！噢原谅我吧，我长这么大（我和你同岁诶）可没收到过别人给我写的信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！

    你说得对，娜塔莎是一位很友善的女士，她给我带了新鲜的蛋糕和唱诗班孩子们穿旧了的鞋子，还教我怎么穿鞋。我给她变帽子戏法，不过她似乎被从我帽子里飞出来的鸽子吓着了，我只好又从帽子里拿出一朵百合花给她，她看起来很开心。我和她约定好会在明天早晨把这封信给你，原谅我，我花了些时间才凑够了钱买纸笔——你的信纸我没有在书店里找着，为什么闻起来还是香的呀？

    哎，那只鸽子太难抓了！它一点都不听话，费了我老大的劲才得到了一根完整的羽毛，亏我那么喜欢它！气死我了！你还说它们吃胖了飞不动，才没有！个个都飞得可高了！

    ——噢，说到信纸，我觉得闻起来好像一种花哦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所以从花匠那偷来了一朵，我把它和与羽毛和信一起寄给你，希望它不会枯萎得太快，这样我的信纸也能闻起来和你给我的一样啦！

    你说你能从教堂的窗户看到广场上的我，能告诉我是哪扇窗户吗？我也想看你！祝你身体健康，一切安好。

**巷子里写信的，**

**尼古莱**

第三封信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广场上会变帽子戏法的魔术师**：

        日安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也替我向费佳沙问好。我不介意你用我的名字称呼它，这是我的荣幸。

    我的病好多了，最近也没有在夜里三番五次地醒来，今天早晨我醒来时耳边竟然是时钟的声音，而不是以往鸟儿的叫声，我睁眼时发现指针已经指向了七点，我的天哪，我可从来没有醒得如此晚过。

    费佳沙今早并不在我的窗台，我想它大概是因为等了我太久所以飞走了，然而不久后我便醒了，在窗台上看见它湿漉漉的脚印——你把它带去哪儿踩了一脚的水？幸好今天不是周日，唱诗班不用早起为礼拜献唱——当然还要早起读书学习功课，不过我学得比他们都快，便有多余的时间给你写信。我们先从清晨说起。

    我睁眼时阳光早已透过窗户照进了房间——如你所见，我的窗户是彩色的，哪怕在夜晚也好像屋里亮着灯，上面画着摩西和红海——光线和尘埃在空气中乱撞，我躺在床上看见天花板上被切碎的光点，稀稀落落地淋在圣母玛利亚的衣袍和面颊上，费佳沙的羽毛边缘被镀了一层鎏金，你送我的那株天堂鸟（既然你更喜欢这个名字）的花瓣上也泛出漂亮的光泽，仿佛它还未开始枯萎，我将其放在枕边随我入睡，此刻仍能闻见淡淡的香气。

    于是我连忙下床，跑到窗边看你，我瞧见了，这回可不是你一个人在表演了，周围可是站了好些人，穿戴整齐的大人们往你身前的帽子里扔硬币，不过他们似乎都行色匆匆，没看几眼便离开了；倒是那些穿着旧衣服的孩子们看见你就露出笑容，你讲了什么笑话给他们听吗？他们的笑声甚至能传到我的房间里。主教和娜塔莎修女都不爱听笑话，他们也从不讲笑话与我听。

    亲爱的尼古莱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见面呢？

    告诉费佳沙它的羽毛被我好好保存着，别再生气了。

**想见你的，**

**费佳**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亲爱的费佳，**

    早安！午安！晚安！费佳沙今天又去了你的窗台，它看起来似乎真的很喜欢你！

    听到你身体一切健康真是太开心了，我想我们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见上一面。我最近手上可有了不少钱，能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了，是的，正如你所见，广场上真的有许多人都在看我的表演，我敢打包票说，至少在这一片上，没有比我更好的魔术师了！

    你说你见到好多人看我表演时行色匆匆，事实上你看见的那是涅瓦大街的早晨——我姑且说教堂广场是涅瓦大街的一部分好了。我还记得你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说想让我带你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所以我们也从清晨开始——

    在圣彼得堡的天空灰蒙蒙的时候，我便动身上街，那时整条大街上包括教堂的广场上都散发着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，我想你也一定知道，因为清晨的教堂前会有许多乞讨的人，穿着破烂的衣服和斗篷，街上店里的伙计们也会给他们一些已经发硬的糕点\*——通常是没卖出的列巴切成小块儿，我尝过不少，其实味道不算太差，街头彼罗戈夫的列巴闻起来很香，后街转角对面的法奇诺的咖啡是最好的，里面常常坐满了人，我从店门前经过很多次，但从没进去过，我拿着买面包剩下的戈比去花店买最漂亮的那朵天堂鸟。

    你知道的，四点一过，白金色会从云层的缝隙和边界溢出来，好像烤箱中膨胀皴裂、流出奶油夹心的面包，整个天空逐渐变成黏稠的玫瑰金色，仿佛被铺上了底色的油画，这就是日出；这个时候我一路沿着街道奔跑着——我爱晨间的霞光与空气——来到教堂的广场前，看见已经在等我的费佳沙和其他鸽子们。我将面包碾成碎屑撒在广场上，让费佳沙衔着带去你的窗前，我站在广场从下往上望，看见你打开了窗户——嘿！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！如果可以，我真想带你一起体验教堂外的一天——我认识街上最好的画师和裁缝哦！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会好心收留我给我地方睡觉。

    费佳沙从前天起就不啄我的耳朵了，可是我昨天才收到你的信！你是跟它说了什么吗？你和它每天都见面，我从来没有如此羡慕过鸟儿会飞。

    我什么时候能去找你呢？我会给你变魔术，给你讲笑话听。

**想你的，**

**尼古莱**

\*：来自《涅瓦大街》by果戈里

第五封信

（写得太ooc了额额额）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会变魔术的蒙太古先生\*：**

    我该说什么？早安亦或是晚安？这真是……

    总之，我希望你尚能乘着夜色顺利离开教堂，不被任何人发现，哪怕是修女们也不行。呼，我是说，你得让我先喝口水慢慢冷静，天知道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几乎拿不稳手中的笔，我可从来没有这样不理智的时候。

    今天——应该说今晚，更确切一些是三个小时前，我正在床上看书——神父嘱咐我娜塔莎修女将我房间所有的灯都熄灭，确保我的睡眠，但我偷偷藏了蜡烛和火柴放在床头——我只能在信里跟你说，因为私自看书在教堂里是不允许的，尽管主教和神父对我偶尔破例，但那只能是歌颂上帝的书，莎士比亚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至于莎士比亚——那日悄悄出门与你见面看日出，在天际刚泛出玫瑰色的霞光时，我听见你的喃喃自语“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”，我于是问你这是什么书？你说是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。我又问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故事吗？然后你同我说起那两位因家族而落得悲剧的恋人，在太阳完整地从东方升起时，你指着天边同我说，故事里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“不要指着月亮起誓”，我猜这后面还有半句，但是已经到时间了，我不得不赶在所有人发现之前回到教堂。自从和你开始写信后，我愈发向往教堂外的世界，不愿意再看圣经里那些翻来覆去的句子。从收到你的回信起，我的灵魂深处似乎孕育了一种欲望，它正日复一日地膨胀，却又在见到你时突然烟消云散，它让我不再心无旁骛——这是罪恶的，希望仁慈的上帝能原谅我，我并非对他不再忠诚和尊敬。我无法不为此产生愧疚，但也同样感到迷茫，因为这显然并不是你的错，希望明天神父能为我解答这个疑惑。

    说回今晚，三个小时前我正在看莎士比亚。前几日来教堂的人们不知哪一位落下了书在长椅上，我将其偷偷藏在衣袍里放在房间。原来那对恋人的名字叫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我正看到罗密欧在阳台偷听朱丽叶的低喃，你就出现了——在我的窗外！我简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在你到来之前，从未有人在这个时间拨动那扇窗户的锁，你又是用什么撬开了它？我竟然猜不出——你双手都握着花束，发尾还挂着铃兰的花瓣，穿着白色的缎面衬衣，光着脚，就这样从窗边跳到了我房间的地板，轻盈得像一只鸟，你环顾四周、犹豫下不下脚踩上地毯时的表情也像极了鸟儿。原谅我当时惊讶极了，竟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来迎接你，想必你也觉得我当时的表情十分滑稽吧，我看见你笑了——你就这样进来了，在圣彼得堡这样冷的冬天，怀抱着鲜花对我打招呼：“嗨！费佳！”

    谢谢你带来的鲜花，我真喜欢听你说话，我的生活总是环绕着寂静（我总是在生病），这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太稀少，如果不是中途我新点了蜡烛，我还以为只有短短十分钟。这种感觉是全新而奇妙的、难以言喻的，无论如何——你应该提前告诉我，这样我可以提前欢迎你的到来，而不是为了不将泥土带进我的房间所以在窗外蹬掉你的鞋子，磨坏你的脚背和小腿。请你下次别再这样了。你身上的伤疤已经够多了。

    好了，蜡烛烧完了，我不能再写了。晚安，亲爱的科里亚。

**你的，**

**费佳**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**亲爱的费佳：**

    早安！午安！晚安！

    我从那晚以后就在等你的回信，这几天费佳沙敲你的窗户你都没有见它，娜塔莎修女说你又病了，似乎是得在床上待好多天，如果我要给你写信，也得等你病好了才能到你手上——你在瞒着我什么呢？我问她你是得了什么病，她却只是摇摇头，只跟说你很快会好的，叫我不要担心。希望不是那一天晚上我开窗让你吹到了风而着凉，如果是那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见你了——可是我真的好想你呀！

    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，我还没有在这么温暖干净的房间里待过，鲍里斯家的壁炉边很温暖，但你知道的，他是个画家，整个屋子里可没有干净的地方，到处都是颜料和乱扔的纸；格里维亚（那位裁缝）家倒是很干净，不过他们也并不富有，只能匀出一个小阁楼，壁炉的火够不着那么高，但他们会给我保暖的旧衣服。你的房间好宽敞，地上还有地毯——我脱鞋明明是个正确选择呀，否则该弄脏这些了。啊，说起来，还好那天晚上温度很低，我的腿上和脚背上的伤口很快就不流血了，那些血迹也早就干涸了喔，不会沾上任何物品——你当时的样子看起来太担忧了，转身就去翻柜子里的药，都没和我打招呼呢。这比烫伤恢复得快多了，很快它们就会结痂，我保证不去挠！

    说回那天晚上，我用玫瑰花茎上的荆棘撬开了窗户的锁。我猜到你一定没有想过我会突然来找你，但当我看到你手中的莎士比亚时，我开始思考你究竟有没有料到，就连你给我的信开头甚至称呼我为蒙太古——你肯定没看完整个故事！如果你看完了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不是罗密欧，费佳也不是朱丽叶，我们没有敌对关系，而我来去自由，也从不说那些轻浮而草率的话——承诺与起誓是套在他人脖子上的枷锁，也是栓在许下承诺的人手上的镣铐，而我的灵魂是自由的，你也应当是。有些欲望是在人诞生的同一瞬间一并出现的，而人并不具有力量去摆脱，它们是上天旨意的产物\*\*，所以，亲爱的费佳，不要再说自己是罪恶的了，主对你如此仁慈，你是被爱的——我多么希望你是自由的又是被爱的，你值得所有人去爱你。

    你知道吗？在撬开窗锁的一瞬间，从黑夜望进跳动着的烛光中的你——你穿着教堂雪白的长衫，看起来其实冷静极了，冷静地愣神——我想起还有几个小时太阳会再次升起，新的一天又即将到来，我又会在清晨醒来、看见圣彼得天空的那一刻从心底生出对你的思念，这种感情就好像每一天从云层里渗出的霞光，思念从我的心脏涌出来，伴随着血液流遍整个躯干，阴天的时候我会比所有晴天都更加想你——人们总是在看不见太阳的时候更加渴望阳光。在这深夜里我趴在壁炉边给你写信，一旦落笔，时间的流动一下变了，好像沙漏里不再是沙子而是蜂蜜，在缓慢而甜蜜地流逝。要知道，在见到你之前，每天清晨我睁开眼，只想大声对所有人说：“诸位，这世界真是沉闷啊！”\*\*\*

    一千次的晚安！快点好起来呀，带你去看马戏表演！

**想你的，**

**科里亚**

\*：罗密欧姓蒙太古

\*\*“有些欲望……产物”：出自果戈里《死魂灵》

\*\*\*：出自果戈里《伊凡·伊凡诺维奇和伊凡·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》